

孙惠芬——作品

上塘 书

一部文学对乡村凡俗世界建构的经典
一幅气韵生动的中国当代乡村的图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塘书

孙惠芬

作品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塘书/孙惠芬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 10

ISBN 978-7-5321-5776-1

I. ①上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7896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上 塘 书

孙惠芬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19.25 插页 2 字数 191,000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76-1/I · 4605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241597

引 子

夜一旦降临，上塘便黑下来。上塘黑下来，房屋、院子、屯街、草垛、田畴、土地便统统睡着，进入梦乡。上塘读过书的人都知道，地球是圆的，它绕太阳转时，这一半黑了，另一半就亮了；这一半睡了，另一半就醒了。即使没有读过书的老辈人，也从电视上知道这一点。美国“九一一”事件后，有人在街上说：“听说没，美国大楼夜里被飞机炸了。”就有老者纠正道：“咱们是夜里，美国当地时间是白天。”

当地时间，上塘人清楚，就是和上塘时间正好相反的那半球的时间。可是，不管他们多么清楚那半球的时间和这半球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，一觉醒来，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时间就是那半球的时间，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，上塘黑了，地球就黑了，上塘醒了，地球就醒了；他们的感觉还告诉他们，夜是一只蛋壳，一只放大的蛋壳，它是被公鸡啄破的。那公鸡，是上塘的公鸡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公鸡。因为每到凌晨三四点钟，上塘的公鸡就叫起来，它们伸着脖子，一遍一遍。它们的叫声，本来是从鸡窝里传出来的，可是因为透过墙缝，穿过了夜空，震撼了大地，仿佛就是来自那半球的声音；它们的叫声，本来只响了一个时

辰、十几分钟，可是因为它们不停地重复，一个一个传染，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此起彼伏，在上塘人听来，仿佛响了一万年之久。

上塘的夜那么厚，厚得无边无际，厚得就像三座大山。可是，上塘的公鸡一叫，夜就透了亮，大地就抬了头，万事万物就苏醒开来。上塘的鸡们和人们，和大地上的万事万物，一同被夜孕育、孵化、成长，仿佛鸡长得最快，它们无法忍受蛋壳的束缚，率先挣脱黑暗，接着，上塘的人们，便扭动了风门，打开了鸡窝鸭窝，抽动了草垛上的草，点燃了灶坑的锅底。接着，房屋醒了，院子醒了，草垛醒了，屯街醒了，蛋黄一样金灿灿的日头从大地抬头的地方升起来了。

日头蛋黄似的从东方升起，更证明了上塘人的感觉，公鸡把蛋壳啄破，蛋黄便明晃晃地露出来。它从东方升起，离上塘那么近，似乎就在房东的田边地头，可是，若等上一会儿，等它离开地面，你才知道，却是远得不能再远，就和公鸡的叫声一样，恍如来自那半球。

它升起来，看似在眼前，实际上，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目录



0
0
1

引子

0
0
1

第一章

上塘的地理

0
2
9

第二章

上塘的政治

0
5
5

第三章

上塘的交通

0
9
3

第四章

上塘的通讯

1
1
7

第五章

上塘的教育

1
4
5

第六章

上塘的贸易

1
8
1

第七章

上塘的文化

2
3
9

第八章

上塘的婚姻

2
6
9

第九章

上塘的历史

第一章 上塘的地理

1.

上塘,是一个村庄。一个很小的、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它位于黄海北岸,离海边约十几里的路程。你若是内地人,一听说在黄海北岸,又离海边只有十几里,会以为它是一个渔村,是海边上的人家。其实不是的。

上塘与海毫无关系,潮起潮落听不见,孤帆远影望不到,滩涂养殖没上塘一分一寸,偶尔馋了,想吃鱼腥,还要走十几里路,到集市去买。

上塘地图上没有,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,就是没有上塘。有一年,一个刚学过地理的学生,不晓得他眼中的上塘那么大,为什么地图上没有,一个劲儿问地理老师,老师被问得不耐烦,火了,大声道:“回家问你爷好啦!”

那学生回家,真的就在饭桌上问他爷,谁知,他那根本没读

过书的爷，愣怔一会儿，也火了。他爷火了，当然不是冲着孙子，而是冲那个制造地图的人，他摔了筷子大声猛吼：“上塘这么大，又是地又是道，光人就好几百，地图上为甚没有？”

吼完，思谋一会儿，觉得不对，又接着吼：“地图上有没有算甚么，它难道能把上塘从地球上抓了去不成？！”

上塘从地球上抓不去，自然是经历了岁月的检验。上塘近八十年，曾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。第一次，是五十年代末，那次雨并不大，但下了三天三夜，水从十几里外的海边漫过来，先是漫上河套，然后一点点吞没稻田，镜子一样一望无际，吓得上塘人在屯街上大喊大叫，说完蛋啦，这回可完蛋啦。谁知，挺过第四夜，第五天天一亮，发现水仿佛一个遭到棒打的贼似的，偷偷回落了，万顷大田得意洋洋露出水面。第二次，是八十年代中期，雨水瀑布似的从天而降，只五个小时，就迅速淹没河塘、稻田，漫上屯街的老井，吓得人们纷纷回家打理行装，准备逃走。可是，就有性格倔犟的人坚决不走，他们眼见着水浸了院墙，进了屋子，上了炕，上着上着，不知怎么，再也不上了。水不但不上，还接到什么命令似的，乖乖地后退，当它退出屋子，顺河塘滚滚而下，向十几里外的黄海流去，立体的上塘，又凸现在大地上了。

只不过经了水的浸泡，稻田里的稻子趴到了地上，河塘的塘底淤了泥，土炕的炕基塌陷下来，但毕竟，地还是地，房还是房，上塘还是上塘。

上塘是一个大水冲不去的村庄，四十几户人家，几百亩水田，几百亩旱田。水田，分布在南边，在一条水塘的四周；旱田，分布在北边，在一块坡地的腹部。屯街上的人家，便坐落在旱水之间，如同捆在腰间的一条腰带。

上塘，指的既是南边的水田，又是北边的旱田，更是水旱之间的腰带。上塘的上，是针对河塘而言，河塘低洼，又在腰带下面，从低洼往高处走，需步步登高，于是，也就有了上塘。实际上，应该叫塘上。

不过，叫什么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太阳一出来，就照见了这个村庄。它实实在在，近在眼前，光彩夺目。地垄紧紧贴着大地的腹部，若是春天，阳气上升，地垄上有雾霭浮动，飘飘袅袅，梦一样；河流不息地穿地而过，若是夏天，雨水湍急，须草在两岸荡来荡去，仿佛传说中鬼怪的头发；屯街忠诚地守护在家门口，若是秋天，地里的庄稼成熟，人和马一同忙于收获，进进出出，空气中，人的喝斥声和马蹄的哒哒声在耳畔盘旋，犹如一首美妙的歌；房屋坚实地耸立在屯街之上，若是冬天，天寒地冻，屋檐上挂出串串冰凌，屋里的蒸汽顺门缝溢出，化掉了风门上的霜花，玻璃由暗迅速透明，冰凌刚才还又粗又长，太阳出来，一瞬间化成了水滴，仿佛变魔术一般……这时，你会觉得，上塘根本不是什么村庄，而是一个偌大的物体，这个物体，既是视觉里的，又是听觉里的；既是流动的，又是凝固的。河里的水声和街上的人声相呼应，田里朦胧的雾气和冰凌耀眼的水汽相叠印，它们加到一起，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、独属于上塘自己的生命。

上塘是立体的。这当然不光指听觉里的声音、视觉里的形状,更重要的,是上塘有一眼老井,叫高丽井,四丈多深。它坐落在屯街中央,有光滑的井台、青色的石壁,石壁上长满绿色的青苔,青苔间爬着数条被辘轳上的绳索磨出的沟痕。据说,是一百年前住在这里的高丽人打的。

虽然好多年不再有人使用,但它的存在,对上塘是重要的,它让上塘人知道,他们的存在,既有着房屋一样的高度,又有着井一样的深度。有一年,一个孩子掉进井里,孩子的父亲顺绳索下去救,没有救出。一个没有救出孩子的父亲,从井下上来,如果不是哭得背过气去,至少也该捶胸顿足,可是那做父亲的,从井下上来,静静地扫一眼大家,心平气和地说:“不用救了,俺儿正和一群高丽小孩儿在井下玩呢。那里也是一个村庄,比上塘好,有宫殿,有花园,有摇钱树,简直是天堂。住的全是高丽人,男女都穿长袍,说话叽里呱啦。”

听的人们,都以为这父亲是救不出孩子,突然间神经错乱,就有人上去掐他的人中,谁知他嗷叫一声,一本正经道:“你们不信是不是,不信俺带你们下去看。”

自然是没有人相信,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下去看,可是,如果有谁家小孩子调皮捣乱,做父母的管不住,就说:“再不听话,就送你到井下高丽人那里去。”

那孩子不敢再捣乱是自不必说的,然而久而久之,孩子长大,长大的孩子又做了父亲,再教育孩子,说:“再不听话,就送你到井下高丽人那里去。”这上塘与一百年前的高丽人,就有了

微妙的联系。

上塘的井下,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?究竟住着多少高丽人?是仅仅一个小孩儿,还是一个村庄?是否也像上塘一样,有着水田、旱田,有着水、旱之间的一道腰带?没人知道。它只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,上塘,有着一百多年的过去,上塘与一百年的过去,只隔着四丈的距离。

上塘与过去隔着多远距离,对上塘也许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用这么短的距离,亲近着这么久远的过去,足见上塘是何等的结实、何等的厚实。

2.

上塘的腰带上,有三条街:前街,中街,后街。街与街的间距,不过三十米。跟井下一百年的距离差不多。

然而一百年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,终归是不一样的。过去再近,只能想象,不可琢磨。现实的上塘,前后街人家,只要打开风门,就鸡犬相望了。前街人家要是有人不小心放了个屁,后街人家就可听到一声响亮的“不”;后街人家夜里睡觉不慎忘了挡窗帘,夫妻之间的亲密就被前街人家看了去。后街上王德生家的三儿子王三儿,因为缺心眼儿打了半辈子光棍,好不容易经人介绍讨了个兽医的女儿,结婚那天,客人刚刚散去,就把媳妇拖到炕上做事儿。那媳妇虽然也缺心眼儿,但却知道大白天做那事儿让人笑话,坚决不从,嘴被王三儿的嘴堵着,发出“呜

呜”的声音。她呜呜地叫,意思是让王三儿挡上窗帘,王三儿哪里肯等,扑倒媳妇再不放松,在媳妇身上上下下翻腾,关键时咬着媳妇耳朵大叫。结果,第二天,就有无知少年集合起来,拖着几个女孩,到野地里去温习。他们压在女孩身上,也上下翻腾,也咬着女孩耳朵大叫。结果,那被压在下边的女孩,于吉安的女儿于玲,因为过度惊吓,得了恐惧症,一听声音,就满街疯跑,害得男孩父亲赔了好几千块钱。

所谓街,是由房子派生的,先有房子,才形成了街。上塘的房子,新旧差别很大,分老、中、青三代。老的,大都在前街。

房子老,跟人老是不一样的。人老了,要掉牙、秃顶、腰杆佝偻,而上塘的老房子,不但不掉牙,不秃顶,不腰杆佝偻,反而比新房还要气派,有威严。当然那气派,也是旧有的气派,威严,也是过了时的威严。砖是一尺见方的方砖,使墙显得又敦厚又壮实,瓦是深垄宽沟的灰瓦,盖在房顶上让人觉得又厚重又深沉,房檐四角,雕有飞龙图案。说是龙,仔细看,像毛毛虫,其实是非龙非虫,四不像。外墙正中,镂有一尺见方的空阁,专供供奉神灵之用。神灵怎么会钻到墙里,大概只有墙知道。

正房两侧,还有东西厢房。厢房和正房一样,举架庄重,砖瓦厚实,一律有供奉神灵的空格,一律有木格窗户,窗户外面,都斜对着大门门口。那门口,九尺高的门庭,正对街面。据说,这是解放前上塘大地主周弯子建的房子,土改之后分给了穷人。周弯子的爷爷,在镇子上给有钱的掌柜当跑趟的。有一天,有人

给掌柜送信,说第二天高粱涨价,让他赶紧囤积高粱。谁知,掌柜的正在后院设赌,跑趟的私下里拆了信,得知消息后,一口气跑回家,将消息透露给他父亲,他父亲连夜借钱,四处收买高粱,几日之内发了横财,成了财主。那时的高粱怎么就那么值钱,大概也只有高粱知道。

大地主周弯子,祖上因为有钱,房子造得气派,但毕竟年深日久,外表旧得不能再旧,瓦楞上长着一簇簇青草,墙壁上沉积着黄一块紫一块的斑痕,让人看了沉闷、压抑,心里不免也要长出青草,再加上厢房已无人居住,门口的门边另挡起了牲畜圈,牛马粪味不绝如缕,年轻人待久了,心里不光长出青草,长出大树也说不定。

晚于老房子的,当然是中街,它们是前街的后代,前街的儿子,比老房年轻三四十岁。它们的出现,大都因为父母在老房里生养了一堆儿女,到儿女长大,老房子住不开,需要向外扩张,就把房子盖到后边。

生养儿女的,本是父母,向外扩张的,却要儿女自己。因为他们的父母生养太多,实在没有能力管了。就说前街东头的老申太太,细脚伶仃的一个镇上女子,却为申家生下五个五大三粗的儿子,三个人高马大的闺女。闺女再大,嫁给别人家,不用管房;儿子不行,不但管房,还得管娶媳妇。可是她的丈夫申明义,十几岁就在外面当装卸工,中年回乡,哪里懂得过庄稼日子的路数。不会过,又不能不过;要过,儿子大了,就得给儿子娶媳妇,盖房子。危难之中,只有选择一条路,只管娶媳妇,不管房子。

老大结婚,老大自己出去盖房;老二结婚,老二自己出去盖房;老三结婚,老三自己出去盖房。剩下老四和老五,就问,哪一个能养老?能养老的留下,不能养老的也请滚蛋。说是问,其实早已经内定给小儿子了,小儿子肝有病。

赤条条从父母那里滚出来,身无分文,又没像老辈人那样赶上土改,凭空就能分得雕花瓦房,要平地盖起房子,实在是难上加难。东凑西借,把媳妇结婚的彩礼搭进去,好容易凑足一点钱,房子也就盖得很不讲究,稻草苫顶,黄泥打墙,虽然才只有二十几年,却早已是墙壁斑驳,屋笆塌顶了。

在上塘,最好的房子,要算后街了,它们多建于九十年代末期。你绝不要以为,中街是前街的儿子,后街就一定是前街的孙子,不一定的。他们中有的,就是那些被父母赤条条撵出来,虽是无助却必须独自支撑世界,在中街盖了个泥巴房的主儿。他们从把房子盖起来那天起,就在心里发狠,等什么时候行了,一定盖一幢阔气的房子。他们这么发狠,并不知道自个儿到底什么时候就能行了,只不过是一时赌气,就像一个软弱的孩子被别人打翻在地,爬起来指着对方说,你等着,等俺长大再……当真长大,早把发下的狠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那老申太太的四儿子申作林,和弟弟只差一岁,弟弟跟母亲住,不必盖房,他小小年纪,却要自己出来盖房,就赌气发誓的,等俺能行再……然而春夏秋冬忙着,地里家里忙着,不到一年,早把发下的狠忘了。谁知,没多久,他的舅哥在城里搞建筑搞通了路,把他也带出去了。

舅哥之所以要带姐夫,而不带妹夫和别的什么夫,是因为他的姐姐对他有恩,见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也不举报。有一次他在镇上帮一个有名的地痞打架,被正在赶集的姐姐看到,他的姐姐回家却只字没提。他的姐姐要是举报了,他的父亲能打断他的腿。就是那个地痞,日后做了包工头,成全了他的建筑事业。

当姐夫的命运隐在生活如此深远的缝隙里,实在是难以想象。跟着搞几年建筑,虽是做苦力,钱一年还是挣下几千。一个乡下人,一年就挣下几千块钱,旧有的想法不由得不冒出新芽,不由得不一天天茁壮。等到三年五载,钱积攒下来,一幢阔气的房子就由心里移植到后街,在后街拔地而起了。

当然,也不是所有发过狠的儿子,都有这样的舅哥,他们不但没有这样的舅哥,却还摊上一个多病的老婆。申作林的同胞哥哥申作平,盖房不到三年,老婆就得了股骨头坏死病,他不但扔不了家,出不了民工,还要常年付出药费,还要又当男人又当女人。如此情况,房子再小,再旧,也只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大了自己去盖,就像当初他的父母把他们撵出来自己盖房那样。

所以,后街的新主人,有的,还真的就是中街的儿子,前街的孙子。他们把一个阔气的房子盖到后街,才不过二十几岁。就说申作平的儿子申福生,母亲有病,念不起书,看不到希望,反而在绝望中获得了新生。他十六岁就跟大人出去当民工,他当民工,却不像大人那样安分,他下班后到处乱逛,逛到工地门口一家专卖通信器材的商店,就挪不动腿。他挪不动腿,本是喜欢那里的手机,可是时间一久,就和那里的老板混熟了。那老板是一